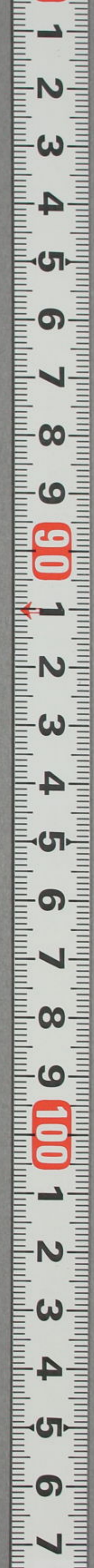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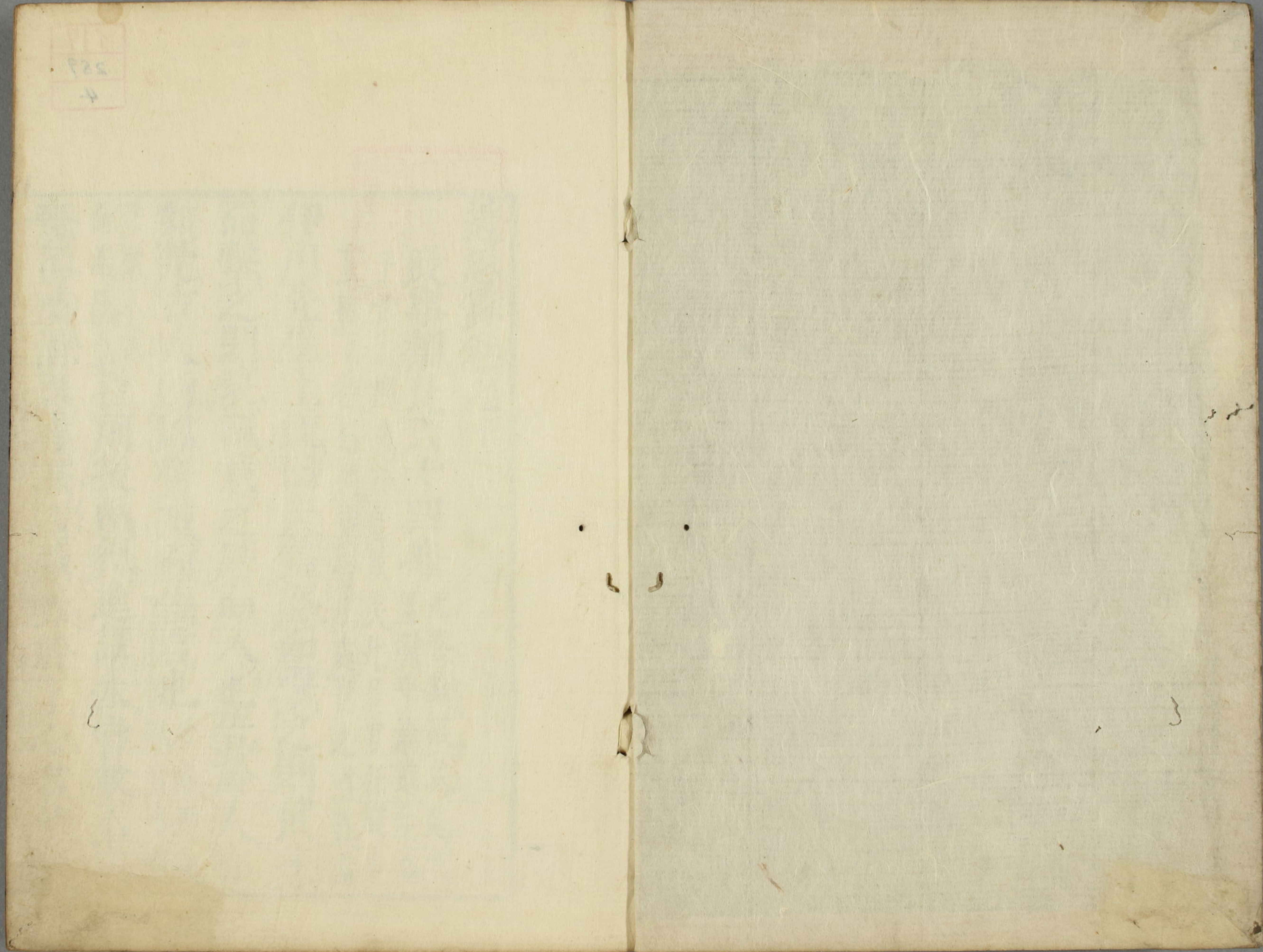
近思錄

十至十四

服部文庫
117
289
4



925
4



117
289
4

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類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

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

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

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

心誠則氣專氣專則

聲應不誠而能感乎

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

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
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文集下
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
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
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
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
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
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
亦宜爾徒言民飢將亂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

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
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
公方求
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
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
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古之時得丘民
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
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
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四甸為丘
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
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關

於是三以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
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

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

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

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

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

民者衆人為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
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為之

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此又可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

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為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苟存愛物之心必有所及物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

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

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

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

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師之九二為師

之主侍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

之理故得中為吉侍專則失為下之道如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

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世

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

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

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

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

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勲德錫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人臣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

○大有之九二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

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

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
 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

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人心之從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允上為隨震動也允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為善○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

啓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
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
之食復以瓦缶
爲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庸者室
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
和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
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
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
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
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
因其明而道濟之
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

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
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
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
者也故訂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
辨者其說多行訂者發人之陰惡也訂直
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
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
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
自牖惟溫厚
明辨者能之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
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

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
 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也
 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爻應此理之常也然為九二九二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

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
 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樸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息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
 然君子之待小人亦如是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不以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天理

九思餘卷

之常莫不レ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賢聖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

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為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慨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則開其自新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

合而已

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

疑者信睽者合耳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

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

宛轉以求其合也

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

此盡其在我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王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王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

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

遇王于巷未失道也

上言遇王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

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王于巷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

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

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

剛正不撓乃能有利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儉佞之臣

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

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

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以奉上下而不知臣道之少敗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

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

克濟其事而大善
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

也况及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革卦彖傳事之

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

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

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

止其惡也
九三上下比自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

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致為惡以順道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

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
 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
 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而人不能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
 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
 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

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
 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
 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
 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
 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其心致其審也
夫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

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
 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
 吉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皆小過之順乎事之宜若過之
 甚則恭為足恭哀為毀瘠
 儉為鄙悝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
 正已為先小過卦九二傳待小人之道先
 當正已已於正則彼雖姦詐
 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
 患之道皆當以正已為先 ○周公至公不
 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
 天下國家而不
 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
 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 其處已也夔

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
 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
 也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
 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
 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
 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 詩曰公孫
 碩膚赤舄几几經說下同○詩狼跋篇碩
 大也膚美也孫避讓也謂
 有大美而謙避不居也赤舄冕服之舄也
 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
 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
 訪賢材二事
 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

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
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
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
有益于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懷至詞
氣和平如此豈若悻悻好勝自
是者之為哉○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
將代自見其人盜笱皮遂治之無少貸罪
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德量大則不下○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
為喜怒所遷

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注云如荆
須是聽其言也厲貌厲剛決之意理明義
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
圓排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
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
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須
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
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振民育德脩
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
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
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道固不專於讀
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既未及為

學而遽使之以仕為學則非特失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其學之

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道

事雖多為之必有次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

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

也何有 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

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

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人不愛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

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

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 又曰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

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

之益在無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 職所當為而巧

圖規避是自私也
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

理最好則無忠敬之心
朱子曰下訓上
○克勤小物最難

不忽於小
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篤實則力量深

厚而謀慮審固
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

明氣忿則招拂
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直而挾

忿氣以臨之則
久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

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

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

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中庸曰非天下

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
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

改作則已失
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

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

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

二使足以警眾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

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

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苟有厭事之意

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

者難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

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 ○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

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方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

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

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

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

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子孟子不與 ○或

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

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

私意今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

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

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

蓋事長之道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

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

是量狹

量狹故常欲已勝

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

識見

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是

大凡別

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

力所至而不可強也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

有鍾甬之量

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金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

鐘甬為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

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

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

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

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

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

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

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

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

事見魏晉史

更如人

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
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
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
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
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有意於其間然
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動矣
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天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
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
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
加沮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

他亦是識量不足也○人纔有意於為公
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為昔有
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
私心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實
非已之所不得而有子弟該磨勘而不
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
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
之道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
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注云因言
道薦才事○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行至君
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可與矣此制義之方也○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太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

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太資居位却不求人

乃使人倒來求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

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之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者失士夷

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

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

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先生因言今日

供職只第十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

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

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
 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
 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
 之上尊也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
 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
 名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垂
 戾而不和禮樂何可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
 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存心正大如此

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非分外之事也○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向○蘇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一也○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
 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伊川先生云
 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
 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制民之產
謂井田貢助之法○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

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伊
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
長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况前輩乎○劉安禮云王荆公
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
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
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

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
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荆公乃為
之愧屈蓋有以破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劉安禮問臨
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首
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問御史曰正已
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橫
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
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
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入文集樂

於使_レ人而憚_レ於事_レ人此常情也然知事_レ人之道然後知使_レ人之道已未嘗事_レ人則使_レ人之際必不_レ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

有功也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

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水臨萬仞之山

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

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

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

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

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

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隨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為

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

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

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

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強

故有憤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

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

理已明何為不為志氣感槩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顧况吾義

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理既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為舉○姤初六

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

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蹢躅當

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

也察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怙息威伏

而怒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

也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怙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

知其志在求逞也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遂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絀已不入一益也

取益謂有益於已絀牽繫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

二益也數數猶頻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

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

敢墮四益也語錄○此段疑當卷之十終

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類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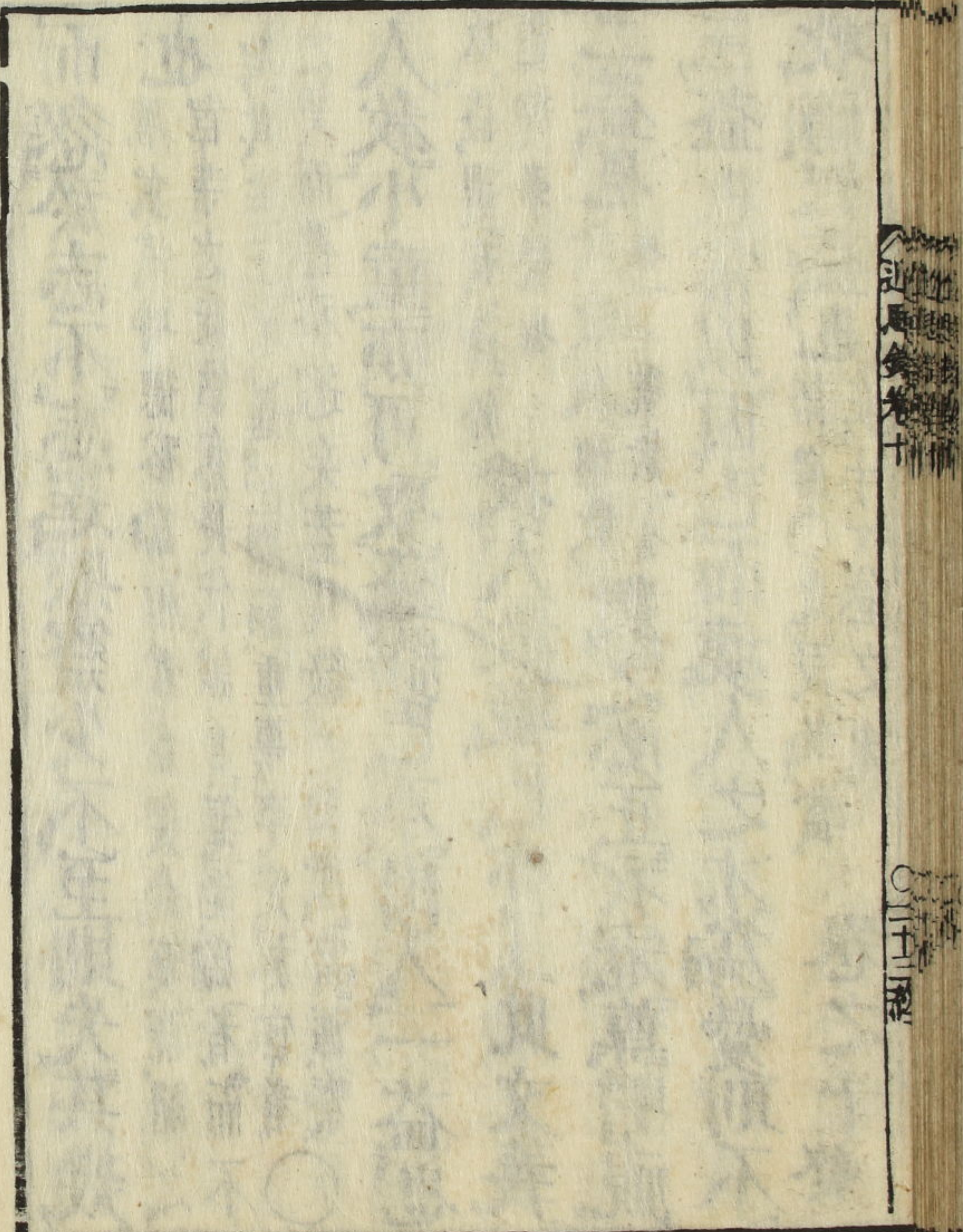
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

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

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朱子曰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一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也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中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

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

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古者子生能食

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以唯諾

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

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

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

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

能入也

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

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

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文集

○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溺外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

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已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聖人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其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

及則趨望之心息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教人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

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

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子弟凡百

得以其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

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

奸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

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

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王右軍義

真鄉柳河東公權皆上書札亦各有風節

表見當世然終不足知知道蓋專工一藝

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

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

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

劉葵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筭數如律曆

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

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 ○朱子曰

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向有意

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

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
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
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
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
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
之似當有助○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
學者先有所據守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
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
從事乎此則日用言動之
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語學者以所

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
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諱之則彼不
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
矣○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
成已舞者所以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
要必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已也
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
即是教之
以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
是教以聖人事無本作每○說見曲禮視
與示同誑欺妄也小未
知常示以正事此即
聖人無妄之道也○先傳後倦君子教

入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
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子游譏子夏之問人於酒掃應對進退
未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
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
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酒掃應對精義
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
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
處而皆不可不盡思謂子夏正謂教人小
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酒掃應對上
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

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
養使之自得今日且說盡只是教得薄至
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理貴玩
索至於○古者八歲入
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
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
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
弟及士庶人之子八
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
材之可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

之農 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
賦 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
 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
 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
 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
 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
 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
 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本註云人有養便方
定志於學○先生設

教養之周而行之久士有定志專於修己
而緩於于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
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
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
為己而根本已
撥矣故害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
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
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闈巷童稚皆
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
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

是不得興於詩也

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之間

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剋其逸志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

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於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 古人有歌詠

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

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歌詠聲詩

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于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

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 古

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孔子教人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

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

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 初學者

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

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之道○橫渠先生曰恭

敬博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

也曲禮曰君子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博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博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

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博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

之道者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

究大教必以禮而成就○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

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

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

人生此節自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

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自蓋三患實相因而然皆

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

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

此思錄卷上

牛矣 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殺

全牛矣事 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

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

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下同 ○此言使人

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 ○朱子曰

宜教他熟誦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

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

而對 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 蓋稍

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

敬 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 ○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唯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

彼雖議論異向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

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孟

近思錄卷之十一 終

此卷論戒謹之道
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
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
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
身而無悟也噫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

近思錄卷之十二

警戒類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
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
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

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

身而無悟也噫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

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

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 ○泰卦九三傳

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為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

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

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

吉也 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石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

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惟其

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

以豫為多

豫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遲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

戒故怙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

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

也 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

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

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

固者也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

者也固守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

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屢復而屢失不常其德危

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

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

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

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過之稱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劉絢字質夫程

子門人也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

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

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兌下離上為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

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 如人雖有親

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

之間而常孤獨也

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

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

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

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

子之器也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居內卦

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太正則如何曰太正非

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或擊之傳曰理者天

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

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

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

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

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

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

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艮之九三曰艮其限

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

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

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限界分也列絕也黃贅肉

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所實於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苟不度時中而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物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

宜者則艱蹇忿畏焚燒其中豈有安裕之

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燥其中也○大

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彖傳兌下震上為歸

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者耶○男女

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

婦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

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雖舜之

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人而可懼

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

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治水

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
入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
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圯毀也
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
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
情恃其才智任己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
而行烏能有濟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
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
其自任益強嗚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
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說經

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君子敬
心離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君子敬
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孰謂
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
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
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
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其事雖微所以
害於其直者甚大○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故聖人因以立教○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人能勝
為物掩之謂慾故○人之過也各於其類
常屈於萬物之下○人之過也各於其類
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

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在於薄與忍○明道先生曰富貴

之過常在於薄與忍○明道先生曰富貴

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君

子之學為己而已而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

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揚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

事為明者必至於周子○人於外物奉

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

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

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

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伊川先生曰

理微矣二者常相為消長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

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

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

也周羅俚語猶塊攪也事未至而有疑也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攪而攪者矣故○較事大小其弊為

治心者必去其端○較事大小其弊為

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少屈一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枉尺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未流○小人小丈夫不

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慾者自小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事雖出於公而以私意為之即是私也故

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

考其○做官奪人志仕而志於富貴者固

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哀惡之私

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

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驕是

有不奪其志心學者所當深省也

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

之色也驕於夸各鄙吝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

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邢做其言乃云一日三點檢○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

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孟子
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
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
不欲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經常也
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
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
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此終身乃亂常
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
而鄉原偽言偽行
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異端類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
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
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

害甚於楊墨

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
者鄭人以刑名于韓昭侯昭

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善刑名法
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爲寂滅之學自
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
史老聃也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
楊氏
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

也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自利而不仁矣。然猶

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

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

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佛老其言近

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

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

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

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之而闢之廓如也

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

老莊在其○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

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

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

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

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

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

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

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

廣泛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

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子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自其身而不
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適可也莫不可也
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為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彼釋氏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

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歛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滅故有輪迴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

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大道器本不相離今捨孟子物以明理泯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多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道本倫今日出家或曰釋氏地獄之

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
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
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
亂得初學立心未定必屏遠異端之所
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
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
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
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
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

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為自
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
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
小大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釋
已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釋
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
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
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
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
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

見為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已妄生計較欲出離生死而不不知下去私已之念本無事也○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

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一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

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
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
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
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
省易此言雖為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子
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
極之於無父無君此
實辯之異端之要領也○問神僊之說有諸
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
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

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
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
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
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
肯為周孔為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
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
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
此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為
耳○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
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

不是一齊差却

外書○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

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

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

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

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

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

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

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

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

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

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

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

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塵芥六合謂

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

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

也來○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
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附聞不可
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為
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直無者為
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

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

生是鬼之理也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生人

指為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天人一物輒

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一人一理今乃棄人

乎天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遊魂為

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太學當先知天德知

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

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

乎本注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

生當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

所厭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

說何說何所謂輪迴之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

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
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
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
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
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
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
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世俗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
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

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
求其迹不學而知敬謂不必事其文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
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
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
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
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詭服異行非修先王
之禮何以防其僞邪
說異教非通聖人
之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

近思錄卷之十四

觀聖賢類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

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于本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

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
 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
 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
 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
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
 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
 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
 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見夫子大聖之資猶元氣
 周流渾淪溥博無有涯

涖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映北
 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
 亞聖之才剛烈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
 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
 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
 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
 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
其自然和氣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
 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
 端益熾又無天子主盟於其上故其
 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然也 仲尼
 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之氣象也觀一言皆可見之矣

天地者高明而博厚

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峻極不可踰越也

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

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子不

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之問喟然之嘆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儘雄辨

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此設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辨○此段反覆形容大聖

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曾子傳

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

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

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

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

人之學矣至其易箒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傳經為難

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羣經定

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垂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太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况字卿為楚蘭陵令楊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楊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太

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

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楊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董仲舒曰止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

利仲舒此言最為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知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

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相

二子言治皆以修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賢意楊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唯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

怎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沈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雄失身事莽

以是祿隱何辭而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

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

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

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將

而孔明輔先王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

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

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

而不為先王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

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取顧若聖

人則寧漢無興不忍為此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

并取而興劉氏可也先王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

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踪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諄諫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

○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附各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

格言苟揚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覓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

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韓愈字退之仕唐為吏部侍郎尊著原道

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為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子○學本是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之見也

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

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

古之學者務修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

如日軻之死

德之既

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龍前入又非

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

所傳者何事

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太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

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

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

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錄○見

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

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

充養有道

資稟得於天充養存於已

純粹如精金

純粹而不

雜 溫潤如良玉

溫良而潤澤

寬而有制

寬大而規矩

和而不流

和易而有樽節

忠誠貫於金石

忠誠之至可貫

於金石

孝悌通於神明

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

視其色

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

春陽發達益然其和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

優游而不迫胸懷

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

無際

胸次洞達無少隱慝然測其蘊則又深博而無涯

極其德

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

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

敬主於身而恕及於

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則其用公而溥

見善若出諸已

與人為善

不欲弗施於人

視人猶己也

居廣居而行大

道

居天下之廣居不安於狹隘

言有物而

行有常

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以上一節言行已之本末也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

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

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

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南

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

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

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

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

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則有加識其理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

樂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

通乎樂則窮神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

實本乎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

人也感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

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

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楊墨申韓是

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自謂之窮神知

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可以有為於

天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性周法界

然實則外乎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

之道堯舜之道太中正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於

汗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

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

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先生進將覺斯人

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

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

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以上一節言學

道之本末與其開異先生之門學者多矣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

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

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

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

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未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

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是非雖明而感

而能通感而應教人而人易從教人各因其資而易明

自故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怨賢愚

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得其歡心狡偽者獻其

誠待人盡其誠而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

人不忽以非禮加之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

無遠不格矣覲德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重乎至和如飲醇酎雖

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

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

新法不容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

先生為政治惡以寬開其

處煩而裕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繁密

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

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

而先生為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

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雖當倉卒不動聲

色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

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

足以感人故能不徇先生所為綱條法度

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

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

及也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乎感不可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艸不除去問

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

下同○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

不美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

擬議作意○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

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

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謝

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

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儼然即之也○侯師

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

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

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

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和粹

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感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

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

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

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

薄夫敦而况於○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

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

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

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

物以下物格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
而知至也
 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
應感無窮而實本乎
 知反之吾身而自足
吾心物理散殊而皆
備乎吾身言其學
 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
雖博而有要也
 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
致一者見
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其養之成也和氣
 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
 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

和易而有極蓄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
寬裕而懇至也
 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
 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
自任之重
所志者遠不安於
小成不急於近功
 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
 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
 不屑
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為高義
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
 ○呂
 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
 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

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
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
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
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
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
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注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
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

渠儼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
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
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
從善無一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
如是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
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
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
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前嘗謂門

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
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
者豫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
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
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
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
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
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
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
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

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
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
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
而不致加
以非義○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
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語錄○朱子曰伊川
好學論十八時作明
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
書是二十三時作是時遊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文化九年壬申五月

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浪華書林

加賀屋善藏梓

